

丁 檀香文丛

坐拥一窗缘

赵福莲 著



成都出版社

总序

● 魏明伦

《庄子·天下》说过：“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指事物具有无限可分性。近年，一些诗人、作家对语言与思想关系的辨驳，让我想起了庄子的这句话。

语言始终是人亲密的爱人。人的丰沛度与语言的丰沛度是互为因果的。但在语言之寺与思想之塔两者间，却是一个永远都在无限接近、却又无法重合的喜忧参半的过程。套用庄子的意思，如果说语言是刀，那么思想、内容则是捶，正因为我们的语言在这场近乎透明的接近中，已由单纯的载体和工具跃升为与终极目的合而为一的主体，于是，也自然而然地给作家们带来了“深刻的惶惑”，带来了“西西弗斯的引喻”，带来了对“词锋”等更含深意的思索……

这套文丛是我的小学友、作家蒋蓝编选的，入选的作者，年龄虽然有较大差距，但各自拥有自己的读者，透过作品，我感觉到了他们拓展思想及语言维度真诚的努力。在商海的涛声里，我也只有祝愿他们及更多的作者，如没有别的办法，那么，挺住就是一切！

一九九五年八月末于自贡

寂寞的小院 ——赵福莲印象

项冰如

1

一切都要从那静静的寂寞的小院写起。

那儿有花，有鱼，有竹，有洁净的阅览室，有成架成箱的书……

繁华的杭城现在已很不容易找到这样的小院了，但在杭州图书馆古籍部的小院里，却仍然保留着那份宁静，那份古朴，那份我们古老民族的文化品味。

赵福莲离开大学校园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读书、写作。我也在这里静静地听她叙述自己带着忧伤的童年。

2

她是浙江宁海人，柔石的同乡。

去年初，我们曾一起去宁海温泉参加一个笔会，顺路参观了柔石的故居，就是赵福莲带的路，在那曲曲折折的小巷里，她走得很轻松，很自在。

她的童年也就是这样曲曲折折走过来的。

她的老家离县城还有十八里路，据她介绍，那儿有高高的山，清清的溪，家门口有高大的栗子树。她最爱秋天高远的蓝空，还有坐在树下吃糖炒栗子，或者桂花栗子羹。

她下地劳动，到山间放牛，或帮着母亲做家务。空下来的时候，也会攀上最高的那座山峰，去眺望山外面的世界。

她就是这样富有诗人幻想的气质，然后，又脚踏实地地生活。

幻想，给她带来勇气的翅膀；
脚踏实地，又给她带来生命的力量。

她终于飞出那四周群山的乡野了，然而，她是否想到，会停留在这静静的寂寞的小院呢！

3

小院确乎是寂寞的，尤其，是在这商业化的都市里。

可是，偏偏也有那么一些不怕寂寞的人，到这寂寞的小院来翻古书，像是那些到沙河里去淘金的人。

赵福莲与这些不怕寂寞的人交上了朋友，用她的真诚，耐心和亲切的微笑。杨萍萍就是其中的一个。杨萍萍是我报社的同事，她文静而好学，更不喜欢在背后议论别人。可是她在我面前介绍赵福莲的时候，却说了那么多好话，以至我误会她是不是得了什么好处。

小杨似乎猜到我心里的感觉，她笑笑说，你到那个小院去走走，你会喜欢上那块地方的，也一定会很快认识赵福莲是怎么一个人。

谁料，杨萍萍在介绍我认识赵福莲不久就遇到了意外，她

留下一颗生命的种子，自己却含笑离开了这个世界。在杨萍萍病危的那些日子里，我已经消除了对赵福莲的误会，她对杨萍萍的真情，使医务人员也误以为她是病人的妹妹。在人情冷暖、铜臭熏天的今日，这难道还不够么！

4

杨萍萍离开我们已经好几年了，可是她的声音宛若还响在耳际，特别是当我跨进这静静的小院的时候。她说得对，我很喜欢这静静的小院，我相信，凡是读书人都会喜欢这小院的。这里没有汽车的喇叭，没有迪斯科的烦杂，没有霓虹灯的闪烁，有的只是沙沙的翻书声，像蚕，在春夜里啃着桑叶，为着有一天能吐出美丽的银丝。

赵福莲有好多次机会离开这座小院的，但是她没有走。她在这里啃自己的桑叶，她也在这里吐自己的丝，写自己的散文，编织丝绸一样美丽的文学之梦。她曾告诉我，在这里，她找到了自己。

我信。

在这里，她找到的是自己人生的路，幻想和现实交织在一起的路；在这里，她找到的是自己文学的路，寂寞和欢乐融合在一起的路。

她是写文章的快手，而且好像永远有写不完的题材。

她也常常苦恼，总是不满意自己的散文。她的散文就是她自己吐的丝，这些丝做成茧把她自己裹起来了。她想咬破这个茧，化作蛾，作生命的第二次升华。

现在，她的散文集出版了，是四眠后上山的蚕？还是破

茧而出的蛾？我不知道。

还是留给读者去评价；
还是留给她自己去总结！

5

写到这里，我忽然又想起了柔石，赵福莲的那位同乡。鲁迅在评价柔石时写过他的“硬气”，“还有点迂”。

是不是宁波人，不论男女，都有这种风格？

赵福莲是有点“硬气”的，外柔而内刚。对她的写作，有过误解，也有过非难，还有过恶意的中伤。她毕竟是个女人，也会流泪，还不止一次。但她默默地擦干自己的泪，又勇敢地拿起了笔。而且她并不用自己的笔去报复这些泛起的沉滓，而是用笔当桨划着小船，去寻求美好图画，即使，那只是自己的幻影。

赵福莲也“颇有点迂”，迂得执著。她有不少信仰，信佛，信气功，信朋友，更信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有一次在清泰立交桥上，她遇到一个讨钱的，说自己被小偷偷了，回不了家。有人告诉她这是个骗子。但是，她还是拿出了口袋里所有的钱。

我问她，这是为什么？她说，我只是觉得这样心里安宁。

6

现在聪明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多了，他们什么都玩，玩股票，玩写作，玩公园，玩迪斯科，也玩感情，玩人生，其实他们在玩的是自己的灵魂。

幸而赵福莲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她在自己静静的寂寞的小院里，像她的祖祖辈辈一样，在耕耘自己的那方土地。

因此，我们才能在报刊上经常读到她的文章；

因此，我们才拥有了这一本小小的散文集子。而且，我相信，这仅仅是第一本。

1995年10月3日深夜

草于杭州听涛楼

目 录

序 项冰如 (1)

第一辑 爱情口香糖

爱情口香糖	(3)
咖啡·茶·朋友	(6)
名片	(8)
鄙得工夫与白争	(11)
小品四则	
侠禅	(13)
无心打无心	(14)
忘掉脚吧	(15)
别人骑马我骑驴	(16)
树·藤·花·草和女人	(17)
怀念安祥	(19)
无待	(21)
在断水的日子里	(23)
修指甲	(25)
鞋铺断想	(27)

同一条归途	(29)
拒绝焦虑	(31)
书签	(34)
磨盘上的谷子	(37)
女人与头发	(40)
新年是一把温柔的刀	(42)
花的心情	(44)
良方	(47)

第二辑 书中逍遥游

逍遥游	(51)
想念农妇	(54)
书香	(57)
西湖月	(60)
我与山海经	(62)
枕书入梦	(65)
今晚的月光	(68)
我与《说郛》	(70)
护心	(72)
我读序与跋	(74)
爱读疯话	(77)
藏书家安在?	(80)
想念	(82)
温柔半两	(85)

童话伴我入梦	(87)
茶与禅	(90)
寂寞的人在风雨后	(93)
美丽的“蛋”字	(95)
词语解释两则	
痛快	(97)
完蛋	(98)
忧愁的客地	(100)

第三辑 山居听雪吟

听雪	(105)
山居是福	(107)
耳环痕	(109)
哭丧	(111)
连头山记	(115)
梦你在老地方	(118)
害怕过年	(120)
驼背梅	(122)
家乡栗	(124)
奉化芋艿头	(127)
寻桂子	(129)
静静的小院	(131)
难移恋石情	(133)
莫说我全知	(135)

家有尺书未算穷 (137)

第四辑 今生在乎你

萍姐	(141)
在冬季	(143)
他已经死过一次	(146)
父亲	(149)
母亲	(152)
兄长	(155)
弟弟走黑河	(159)
今生在乎你	(162)
忘年交	(165)
缘	(168)
女儿的外婆	(170)
一生守候	(172)
醉人的笑容你有没有	(174)
沈园断想	(176)
后记	(178)

第一輯

愛情口香糖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种感情叫爱情，海誓山盟，地久天长。

很多年以后，有一种感情仍然叫爱情，仍然要海誓山盟，仍然说地久天长，而人们已没有耐心记一段誓言，守一句承诺。爱情就象一阵风，吹来了爱情鸟也吹走了爱情鸟。

故，如今的爱情同嚼口香糖味道差不多。以咀嚼口香糖的心情去咀嚼爱情，或以爱情的心情去咀嚼口香糖，均会咀嚼出一些意味来的。

爱情口香糖

在我眼里，祝子是浪漫的，属于爱情的，故她结婚三次三次离婚后仍孜孜不倦地谈情说爱。近日受友人之托，要我写点爱情方面的文字，我便找到她，逼她抖“料儿”。

祝子递给我一杯浓浓的“雀巢”，然后将纤指往我额上一搭，说我说你是病了还是没东西可写？再没东西写，去写写扫马路的大妈也好啊！爱情？亏你说得出口！说完朝我乜斜了一眼，顾自坐下嚼着口香糖。我说我知道你对爱情很有研究，我是诚心诚意来讨教的，你何苦板了脸对我。她说这话算你说对了。爱情这玩艺儿，我不去研究，也已体晓八九。我告诉你，在这个世上，所谓的真正爱情只在你的梦里别人的小说里，而在现实生活里，没有。我冲着她大叫：喂，你不可以胡说八道，这毕竟是天长地久的东西，怎么在你嘴里霎时成了鸟有？她对我的激动无动于衷，依然慵懒地坐着，慢嚼口香糖。我摇晃她快说快说。她说说什么？天长地久？天有多长？地有多久？你瞧我，初恋到现在，谈了十多个，与三个人结婚，然后又变成我一个，其间不过八年之久。每谈一次恋爱，便有一个天长地久，如果真有天长地久的爱情，那我十八辈子都爱不完。我说祝子你是不是爱怕了才说这些泄气的话？假如你有一次成功的婚姻便不会灰心，对不对？

祝子吐出嚼干了的口香糖，包在面巾纸里，说爱情就像嚼口香糖，初进口里，浓香沁鼻，甘饴爽口，那是一种忘我的投入，为世上有这样一种好食物而大嚼特嚼，嚼至一半，味渐淡，吐之可惜，留之乏味，然而还得继续咀嚼。待到嚼干，不吐成了负担，吐了，才觉口香糖原是这么一种东西，经不住咀嚼。时间一长，口香糖嚼干时的枯乏之味已然淡忘，故嚼第二块口香糖时，仍会暂时忘我地投入，猛嚼一阵，然而结果还是一样。如果继续去尝第三块第四块乃至第几块口香糖，甚而至于还想从中找出一点与别的口香糖不同的感觉并相信这种感觉是天长地久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在自找苦吃。

我听得一头雾水。祝子把口香糖比作爱情固然有她的道理，不过，细细一想也太那个了。我说祝子你认真一点好不好？我是很郑重的。她说我哪一点不认真了？如果你觉得我的话毫无道理，你完全可以另请高明，找那种相信“永恒的爱情”的痴者去。我是把你当知己，才说了那么精彩的话，换了别人，见她的大头鬼去吧！说完又剥了一块口香糖往嘴里放。我像抓到辫子似地说祝子你肯定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你看你，说是说口香糖嚼干了没味道，可你还是接二连三地吃，你老老实说，是不是还相信有爱情？祝子抓住我的臂将我往沙发上一推，说你这个讨厌的妖怪，真有“掏尽黄沙始到金”的手段。不过，我认为：天长地久的爱情是不可能的，昙花般的爱情时时有（如果这算爱情的话）。其实，爱情是个很脆弱的东西，一如荷叶上的露珠，经不得狂风吹，耐不住太阳晒。倘若无风无太阳，让露珠永远停留在荷叶上，永远地晶亮，看

上去虽是一幅优美的风景，却很少有人受得了这种单一古板的定格。这种风景，绝少有人称之为爱情。瞧，有风浪的爱情不牢靠，没风浪的爱情又太单调，故爱情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你说它有，它便有，你说它无，它便无。她走到窗前，指着前方的云说你看这云，现在在上面缓缓蠕动，过一会儿，也许被风儿吹走了，你说这云是有呢还是没有？

我似身置云山，恍恍惚惚，不知祝子是谈爱情还是在说禅。直到她再一次把嚼干了的口香糖从嘴里吐到面巾纸上，我才顿然醒悟：世上的很多东西根本是没办法说清楚的，人生本身便如梦若幻，似有像无，无从谈定，更何况爱情呢。

咖啡·茶·朋友

要咖啡还是茶？

我要咖啡，当然得加方糖。咖啡泡好后，先别忙着喝，搁在书桌上，然后，靠在桌边闲适地看一些闲适的文字，让咖啡的浓香缕缕飘进鼻腔，待咖啡的热气散淡一些，再端杯慢慢地啜饮，不仅味道好也有好情调。而茶，自然也可如是。但于我，了无兴致。纵然有好茶，我也少有品它一下的渴念与冲动，至多会择一只透明的玻璃杯，撮一撮新茶冲入开水，当杯中泛起一朵朵新绿时，会欣喜一下，却不会马上去喝。为不浪费起见，只好吃药一般灌进肚里。

而于交友，则刚相反，我喜欢茶一般苦涩而又清幽的朋友，不爱咖啡般浓烈的友情。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不知此水是否也包括茶？如不是，倒不如说成“君子之交淡如茶”来得更确切些。水，至纯至清，自然好不过，而茶，多了茶叶的掺和而至形味大变，意义也就迥然不同。友谊如水一样清莹明澈，很浪漫却少诗意，只有如茶的友谊才可品可饮，才显得诗意又浪漫。生活不是神话，友谊也绝不染仙气。正像月有阴晴圆缺，朋友间也会误会、错失，不慎翻脸甚或成为陌路，然只要是真正的朋友，纵使有初茶一般的苦涩，也定有如二茶一般的幽邈若三茶一样的淡郁乃至最后的甜醪。